踢开这扇厚重的门

□ 华语

读《货币是个什么东西》，觉得冰冷刺骨。这本书给人带来深刻的反思。

例如："通胀像一只枉死在午夜的冤鬼，总是阴魂不散"。言下之意是，到了午夜冤鬼便会现身。我们的经济是否正在驶入午夜呢？规则的黑暗，大众的麻木，相信正是书中所暗喻的东西。

在开篇里，谈及希腊危机时，蜂拥而至的媒体仿佛"一群苍蝇发现了鸡蛋上的裂缝那样兴奋"，而希腊总理小帕潘德里欧彼时如同一只站错了队的绵羊般尴尬无力，联想到希腊当初入欧时的豪言壮语，反差甚大。

荒诞之余，大量奇妙的语句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理论总是枯燥的，在荒诞离奇，腥风血雨的背后，货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但要让普通人看懂却是一件难事。看看书中一些的语句，大家也许可以从中看出这本书在理论的阐述方面具有的特点。

"当新的信用框架建立之后，总是会出现购买力增加的现象，就像人们总是可以轻易地从新认识的朋友那里借到东西"。——经济危机时，政府往往依赖于货币及信用改革刺激消费。

"金属货币的制度革新主要凸显在货币比价的确定上。政府规定货币的比价，使其不因市场上金银比价的变动而变动，无论金银比价怎样变化，你手里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硬币都有其固定的比价，这样便有效地解决了价格波动，使市场得以稳定。但这种制度的优点也就仅限于此了，其缺点是为统治阶层提供了满足其贪婪的渠道"。——金属货币时期政府采取强制手段稳定异种金属硬币之间的比价，这样一来，一枚实际上只有0.5磅的金币名义上也必须作为1磅进行流通，在这种强力作用下，市面上足值的货币会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货币信用的坍塌，人们会重新按照含金量的高低去衡量货币的价值。在历史上很多时候货币动荡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人们在混乱的经济体中想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除此以外别无它法，单靠不断铸币是行不通的。当所有人都能够清楚看到一个货币体系中存在的弊端时，说明整个体系已经病入膏肓。当造血停止，不断地稀释血液只会加速死亡，只有创造新的增长点才能带来新鲜的血液"。——这段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常识，那就是在金属货币时代，每当经济出现问题时，政府总是企图依靠铸币解决危机，只有在这一手段失效时，政府才会将注意力投放到实体经济的增长中去。由此可见，量化宽松并非现代国家的专利。

除了理论与逻辑上的诸多妙论外，书中传达出的另类思想似乎更能发人深省。在谈及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时，有这样一句话："那些伟大的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理论，没有一条可以被当做是既定的真理，其中多数理论在今天仍然饱受争议。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不得不说，这是在逼迫读者去独立思考，而我们接受的教育偏向于任何题目都有既定的标准答案，相比书中对任何事都持怀疑态度的个性，人们也许更愿意看到某权威站出来说："我是对的，大家听我的就可以了"。这是独立思维与精英主义的天人交战，不管怎么样，思想解放都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纵观全书，不难看出，这只是在标明一种态度而已，是否愿意去接受它，全在读者自己。

犹如书中所言，关于货币的诸多问题至今仍然饱受争议，这本书不可能消除这些争议，在一些相对立的理论空间里，总要选边站，因此这绝不是一本能够完美阐述货币及其理论的书。但无论如何，《货币是个什么东西》为读者踢开了货币这扇厚重的大门，引领读者进入到了货币的核心，去探究货币的本源，这绝非象牙塔里的学术辞藻可以做到的。

《货币是个什么东西》
覃方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愤怒的城堡

□ 王若馨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向来都兼具着艺术与童话的双重气质，在他用文字力透纸背的故事里，隐藏不了的除了对梦想的歌颂和坚贞外，还有着某种难以名状的宿命伤感和苍老叹息。从《愤怒的城堡》到《丝绸》，从《海洋，海》到令他蜚声世界的《海上钢琴师》，巴里科对于小人物的市井命运从未停止关注，并且他把这种注目都渐渐暖化为了爱的力量，在他的价值观念中，每种人生都注定残缺，每种残缺也都值得热爱，有些城堡，我们需要走出去。

巴里科给了《愤怒的城堡》最为精妙的小说结构。没有固定的男女主人公，没有确切的故事发展情节，也没有任何说教般的主观立场，在这座被虚构出的名叫"桂旎葩"的欧洲小镇中，有的仅仅是看似喧嚣的安谧和看似绝望的憧憬。故事以众口相传"瑞先生回来了"的画面开始，镜头频频切换，音乐步步加急，最后定格在瑞太太诧异而惊喜的面庞上，巴里科在文字与画面之间游走，随意堆砌几个简单的形容词，就能在你眼前推开一幅画卷。

超意识流的书写，抽象到具象的表述，甚至是对于音乐感的描摹，巴里科都让他的想象力迅速传播、扩散，瞬间侵袭进读者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闭上眼就能看见桂旎葩街道人群的拥挤，听到火车的那一声发动的长鸣，闻到怪异乐师派克斯家中乐器的金属味，触到水晶宫殿冰凉而又纯净的外墙。远游带回了黑白混血私生子的瑞先生，美丽却又寂寞的瑞太太，用心灵代替耳朵感受世界的派克斯，终身未婚却寄情于书信的阿贝格，流连于梦想乌托邦与透明城市遐想中的设计师奥赫……温吞的节奏暗影摇曳在每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都寂寞，每个人都渴望被了解，当"逃离"和"改变"的念头如洪水猛兽般将人扑倒，当"火车"和"水晶宫"的符号意义早已远大于形式，人群自会渐渐散去，因为每种狂热都会过去，每种悲伤也终会退潮，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等待，等待对于生活和梦想的炽热的爱，变得很深，更深，以致消失在每一寸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

在故事的末尾，巴里科最后玩儿了一把虚无主义，他以一句"女孩的精神漫游"为之前全部的笑泪收场，这是他给自己的安慰，时间到了，他便摇醒了自己的梦。如果这真的只是一场爱的精神漫游，那么这场漫游注定是激情的、诗意的、叛逆的、蓄谋已久的，没有人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却少有人敢于表达时代的愤怒，在这部《愤怒的城堡》中，巴里科兼具现实与虚无的双重气质，深沉地呐喊出了现代人对于"激情、勇气和梦想"的召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城堡，我们都该走出去。

《愤怒的城堡》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生存与死亡的超越

□ 胡 平

生存和死亡是重大的哲学命题，也是重大的文学命题。周大新经历过中年丧子的痛苦，三年后写出《安魂》，这部作品通篇由作者和英年早逝的爱子周宁之间的对话构成——可以想见，在决定写作和开始写作它时，作者流下过多少泪水。我们甚至不能简单以"作品"看待这部书，它是主人公生命和灵魂自身的呈现与闪耀，足令读者深深震撼。

一边是留在人间的父亲，一边是已在天国的儿子，二十万言的绵长对话，记录了父子间许多过去想说而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此刻周宁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读时我想，生命不会因死亡而中断，他仍可延续，占据有空间和时间，这部书就是印证。时光流淌，每个人都会消失在未来，时光亦可倒流，倒流中每个人都栩栩如生。

有人说，父爱不及母爱来得深沉，这是不对的。的确，父亲有时是沉默的、寡言的、忙于事业的，但父爱的表达仅仅是缺乏表达的时刻。读《安魂》的每一页每一行字，我们都无法不被作者表达出的深厚凝重和无以复加的父爱所感动。书中写道，当父亲得知儿子病情复发时，他"顿时感到地在旋转，眼前的一切都变了颜色，天花板上的灯变得灰暗极了，室内摆放的绿色植物绿得十分难看，窗台上的花红得像血一样令人讨厌。我对周围环境的看法瞬间全变了……"

经过连日连夜的看护，他到楼下去吃饭，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完二百米行程"，随时都可能倒下去。他会"痛恨每一个长假的到来"，无论春节、五一或十一的长假都使他恐惧，因为那时主治医生会离开医院。当他听说国外研究出一种能治脑胶质瘤的药物，二十几万人民币一针时，便发疯地想去挣到二百万元。一切药物都失效后，他曾绝望地携妻携子到十字路口去烧黄表纸"驱邪"，也曾不顾一切地请到一个来京卖菜的老太太到家里施展"特异功能"。在每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搏斗中，父亲的拼死挣扎令人掩卷长叹。

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在书中许多地方化为无尽的悔恨，这些悔恨大都无所依据，只缘自父母对自己的苛求，他们却无法摆脱那些念头的缠绕。孩子出生时动过产钳，小时磕过桌角，是不是由于大人的疏忽，使孩子留下了病灶。孩子上高中时，被大人阻止过从事一些课外活动，是不是影响了青春期的健康成长。孩子喜欢文科，大人强迫学习理科，是不是增加了孩子的精神负担。孩子初恋时，如果没遇到大人从中干涉，是否会生活得幸福正常。如果不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去读研究生，他是否会避免身体受损。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和推测，都会噬咬父母的心，使无助的父母转向对自己的惩罚和折磨。《安魂》对父爱和母爱的刻画不能仅仅用真切形容，它是颤栗的，具有融化一切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如果说文学是人类情感的符号，那么《安魂》表现的人类情感是格外使人刻骨铭心和难于释怀的。周大新的这部《安魂》是生命的问答，表现了中国父亲伟大的父爱，全书无一字虚饰，褪尽铅华，进入新的写作境界，令人备生敬意。

《安魂》
周大新 著
作家出版社

带你看见不一样的台湾

□ 天宇

台湾自然生态作家刘克襄的旅行札记《11元的铁道旅行》会带你看一个不一样的台湾。

2010年年底，台湾铁路改点，原打算让慢车蓝皮车（类同于国内的绿皮车）消失于台湾的花东纵谷。在作家刘克襄的请命下，台铁改变决定，决定保留蓝皮车。2011年1月，在油菜花盛开季节里，台铁规划了"花现东风·情定纵谷小站之旅"，已不再年轻的蓝皮车带着老朋友、小朋友悠哉造访花东线的秘境小站。而这些秘境小站，就是刘克襄笔下《11元的铁道旅行》里走访过的。

何谓"11元铁路旅行"？台湾最慢的火车，最短区间的里程，最便宜的旅次，票价是11元。本书即是作者刘克襄搭乘台铁与高铁到处寻访市井乡野的见闻记录。他随性地走访台湾各个小镇，从喧哗驿站到寂寞小站，从高铁风景到风味寻味都在他言及范围之内。高铁旁的土地公，小站前的面摊，各类火车便当，凡铁道周遭的饭饤小物，他都想悉心摩挲，抽剥出兴味。刘克襄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他以作家的眼光，环保的方式，闲适的心情，走访着台湾这块美丽的地方，因而他笔下的台湾，便散发出了诗一般的况味，让我们怦然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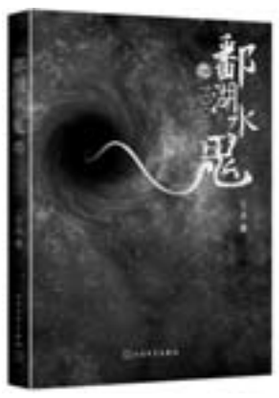
刘克襄是当下台湾最活跃的自然生态作家，从事自然观察、历史旅行与旧路探勘近三十年。他的《永远的信天翁》和《11元的铁道旅行》颇有影响。"11元"是刘克襄的旅行密码，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以闲适的心情，随意地游走，去体验当地的居民生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一种环保而简朴、快乐而自足的旅行方式，在一切快速的今天，尤显可贵。

《11元的铁道旅行》
刘克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新书导读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著
武汉出版社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最著名的作品，目前已经有100多种文字的译本，作品以小学生日记的形式，反映了一个孩子一年中的成长。



《鄱湖水鬼之1998》
米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诡异而奇特的水乡故事。在温情脉脉的世外桃源与充满杀机的残酷现实中，鄱阳湖面映出了水上水下、鬼魅人性、互相背离的两个世界。

《智者之旅》
明觉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这不仅仅是智者的旅途，更是在旅途中成为智者的指南，作者结合独特文化理念，教你如何"做企业"，其中的"迁善"概念，更是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事例中一一得到了验证。

■ 速读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

□ 槐北 整理

乾隆盛世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正面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峰，多年来我们给予乾隆盛世无数赞誉。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盛世的光环下，早已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清朝眼中的番邦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意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

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气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略感失望。皇帝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巧夺天工的玩具。这些东西让皇帝兴趣索然。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然而皇帝对这些大件礼品的反应，同样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然而上面那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皇帝扫兴地走了。

总的来说，皇帝因此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最终，英国使团的到来对中国重大的后果只不过是在天朝的朝贡国名单中多了一个名叫"英吉利"的海外番国。

工业强国眼中的老大帝国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8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使团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礼遇。刚到大沽口，两名中国官员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数量之多令英国人惊讶，过于丰盛的礼物似乎证明了马可·波罗笔下中国超级富庶的记载。然而，运送食物的中国船只载着那两名官员刚刚离开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就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估计：因为中国人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这个外表繁荣富庶的处于盛世中的大国难以想象的贫穷。

他们首次注意到中国人吃狗肉。当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国人就吃："狗肉是他们惯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巴罗说："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看见过一个死婴的尸体，身上没有系葫芦，漂流在珠江的船只当中。人们对此熟视无睹，仿佛那只是一条狗的尸体。而事实上如果真的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同时，副使斯当东和巴罗都注意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中国政府高官中有许多胖子，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斯当东说，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对于社会的强烈两极分化，中国人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但是地球上其他国家并不都是这样。斯当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天朝"强大的武力"

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在武力炫耀方面连篇累牍地作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军方，凡英国人经过之处，都要全副武装，列队迎接，向英国人展示天朝强大的武力，让他们开开眼，对天朝的强大有所敬畏。

于是，抵达天津后，英国人发现在城外迎接的不只有直隶总督，还有一队中国士兵。他们有弓箭手、火绳枪手和大刀手。他们一个个挺胸叠肚，全力展示东方人的武勇。然而斯当东却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列队兵士手里拿着扇子，是一个奇怪现象。"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对于中国的武备，英国人极为轻蔑：

"他们的大炮为数很少，仅有的几门炮都破旧不堪。我都怀疑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来的，因为那些火绳枪便是。"

这种军事展示在英国人眼里成了一个笑话。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的话迅速传遍了世界："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没有沉没。" 一旦中国这艘巨舰受到攻击，"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张宏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